

671.3453
c75
110

卷之十三

藝文志中

疏 序 傳

商城縣志

商城縣志卷之十三

知商城縣事榮河武開吉纂修

藝文志中 疏 序 傳

疏 凡四首

請慎恤名器疏

明少司馬周之綱 邑人

題爲世襲原關國典聖恩豈宜濫加懇祈皇上慎重綸音
無輕傳授以杜希幸事竊惟恩賞者朝廷之公典而爵秩
者尤國家之名器况於蔭襲且子子孫孫代受纓組之榮
坐享富貴之極非有軍功不得輕予祖制昭然無論文武

內外岡敢幾幸以姦大典亂名器然後世路肅清而法紀
森嚴誰復有遺議者昨臣等辦事該科接得兵部一本爲
欽奉聖諭事因跪捧勅諭讀之於奉聖夫人客氏司禮監
掌印秉筆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太監梁棟王朝忠
等原廕男與原廕弟姪人綦衆矣或錦衣衛指揮僉事或
都指揮僉事或正千戶管事或實授百戶俱准世襲給與
應得誥命則官職亦綦崇且顯矣臣仰見聖恩之浩蕩固
不靳於掖庭左右之人又知諸監之遭逢冀綿延於簪纓
世代之遠可不謂特典殊遇哉但聖意之眷縈者不過皆

因其勤勞敬慎贊勳多年且夫鞠躬盡瘁臣子常分諸監
夫獨非臣耶雖主上寵顧逾渥不憚金吾世爵以酬帷蓋
之勞然遠稽祖制非有功多血戰績高汗馬而驟加以累
纍世胄不惟拂志亂常亦且駭觀驚聽雖偶然昵於中情
亦聖心之所默默不自安也在諸監仰荷天恩固自謂功
懋懋賞亦何辭於廕襲之常獨不思蟒袍玉帶貴享已極
而必欲其子弟金緋交錯奕世輝煌非惟知止知足義當
謙遜究且怙寵過驕宜思令終則亦諸臣之當長慮却顧
也若黃錦事例其弟姪黃鏐黃澄在世廟時以東廠捕緝

有功准廢錦衣衛指揮使後於穆廟時雖以特恩黃錦王本並馮保等廢弟姪錦衣千戶果否襲職後卽斬然無餘矣無論其違如神宗之踐祚僅十餘齡更不幼於皇上乎當時構位局監護侍宮庭者不聞酬勞而有襲神宗之御極四十八年不更多歷年所乎當時卽有便嬖當前亦不聞旣廢而又襲若今日濫觴一開曷其有極且復使之管事秉政儼然卽真非所以遵祖制傳後世矣且考大明會典皇親及內官家人傳奉陞職者襲替俱減革又兵部題准內外文武子弟人等或以技藝勤勞傳乞陞職實與邊

功無干者襲替之日查革皆奉神廟明旨依議奉行職在
邦禁條例可覆按也煌煌祖訓耀如日星與其裁易於後
孰若慎重於先之爲愈耶况皇上固動必法祖者卽刻卽
已行撤回成命固聖明仁孝之心見義之勇卽不然諸監
亦皆小心慎畏不肯自後於呂強張承業者肯力請於皇
上曰吾儕小人何敢以子弟之舐犢而濫朝廷之世自毅
然力辭以成皇上之令名一段盛事傳之中外不尤愈於
請爛羊頭玷忠謹家風哉臣等小臣也雖一念赤忠期期
不敢奉詔所賴以挽回天聽者惟是濟濟大臣昔宋真宗

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時求爲節度使真宗促受之王魏公旦且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應之故遂中止今大臣自能補牘格心力爲中寢又無待小臣之嗷嗷也臣不識忌諱何勝惶悚待命之至

請消隱禍疏

明戶科
給諫

周之綱

爲微臣今已陛辭權璫終難緘口懇祈聖明毅然一斷以消隱禍以快中外聽聞疏臣以資序承乏試差半月以來杜門戒 初見左都御史楊漣以鐵筆赤胆奏劾魏忠賢

纍纍多欵尋而臺省交章白簡山積臣不勝灑天慶幸曰

忠賢手持太阿口啣天憲逼上恫下貪縱已極竊恐包藏禍心已明明有爲振爲瑾之漸今鬼神不逞實假手於憲臣以聲言其罪迺滿朝臣工如鷹鷂之逐鳥雀無不欲寢處其皮而爭啖之此正國家之福不欲貂璫權倖滋蔓於君側亦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効有此大小臣工同心瀝血指擊奸邪不可謂非漢庭之汲黯也皇上聰明天縱豈不知公論之難遏而故爲切責以箝臣下之口亦豈不知忠賢之夷穢而故爲優容以釀肘腋之亂無亦搏虎者不欲其急揚湯者先止其沸而徐爲剪其惡乎不知天下事

端倪未指猶可收拾至於形見勢露瞋目視人真如虎已
張爪而又假之翼犬已露齧而又投之骨必且遮日冲天
橫口噬人嗟乎遲矣忠賢權侂人主富傾敵國其氣焰術
力噏吐可以成風雲呼吸可以變霜露一旦滔天之惡滿
盤托出豈遽甘心於衆矢之攢身而不求爲吞舟脫網計
者彼方眈眈懷叵測之心皇上且煦煦有難割之愛彼方
持寵有無將之志皇上且加膝如驕子之視彼方巧爲掩
飾欲抗外庭之議皇上隨亦逆耳有沽名瀆擾之旨彼方
明假緝訪大張東廠之威皇上隨誇忠直有不避形跡之

稱倘天未厭禍從此更無忌憚如自古閹宦之決裂流毒者豈臣子所忍言哉况皇上以冲年踐祚子然一身負社稷生靈之托有如奸璫在旁而不知則祖宗在天之靈必赫然懸尚方之劍况東西川險干弋滿地四海多杌隉之象有如權璫煽禍而不已則蕭牆腹心之變必窺伺長逆叛之心臣固逆知忠賢之不能令終而不得不怖其卒也昨見批輔臣一疏聖意惓惓於忠賢之勤勞保護夫忠賢一刑餘窶子耳今蠶蠟蛛廕富貴已極有何勤勞未酬報而津津言之皇上爲天地鬼神所保重百官萬民所擁戴

忠賢何物而能以一腐穢之身護衛皇上是皆忠賢之乞
憐怙寵敢於自誣敢於附會其說故爲此動皇上之眷戀
耳迺反曰言者之牽誣而諸臣之附和也又臣之所未解
矣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方今權閹得志皆由官府相
隔輔臣詞竭似難再請卽出而調劑此事填空頭勅想元
輔亦必自有說乎冢臣公忠真摯一片赤腸以人事君便
當急出視事坐鎮紛囂佐風憲者無屢乞歸司封駁者無
防戇直惟壹意急公任事則大臣法小臣和內地不肅清
者未之有也臣義不容默惟皇上亟除忠賢以清君測之

惡卽日遠闕廷可無杞人之憂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

月十三日

謹論僉同速賜究處疏

明侍 周汝弼 邑人

臣比以偶疾杜門於邸報抄傳見臣堂官楊漣以夾日之赤衷倡誅逆之大義疏劾東徹太監魏忠賢罔上行私大罪二十四款與臣向所聞道路之言若合符節臣未能有聞卽發而堂官先發之臣不覺爽然失復暢然遂矣意此疏一經睿覽皇上必赫然震怒清湯竈之蔽鋤肘腋之奸立付忠賢於司寇肆諸市朝以快人鬼之積怒無何而忠

賢之舞疏先得温旨矣再一日劾疏始下不惟以沽直坐
言者且爲忠賢洗雪兇垢不一而足臣反覆思之此旨出
皇上聖意耶閣臣票擬耶抑忠賢自爲計耶倘謂出之聖
意皇上聰明天縱何難洞燭奸回試就其疏覈其迹而諸
不法之狀犯無將之戒者一真百真按律自可擬罪何以
優容曲庇之如是也若謂出之閣票忠賢虐焰久煽通國
無不欲食肉寢皮者閣臣外與士大夫相接內與中貴人
遞近朝焉夕焉寧不一稔忠賢底裏乎果其稔焉斷未有
擬旨爲忠賢地者夫旨旣非聖意又非閣擬則是忠賢嘗

先爲朦朧票取借王言爲籠世脫網之計較昔之爲汪直
爲劉瑾剩有餘辜而其視馮保張鯨田義輩直蠅蠊耳釀
蠹伏禍尙忍言哉傳聞劾疏初上時忠賢實凜凜有懼心
焉而且泣且訴若無所容於堯舜之世天地之間者一徼
天度包荒黨護得計謂國人無如我何而城社可永憑驕
橫乃滋甚矣迨今忠臣義士公憤所激合疏單疏無慮數
十上而皇上果漠然視之今日下一旨不曰沽直則曰瀆
擾矣明日下一旨且爲沽不究且爲奪之俸矣如是則舉
朝之輿論祇以傳皇上之厭謹外庭之氣日短而中璫之

炤轉熾又何怪乎元輔不得行其道而堅請歸田乎馴至
諸臣不得行其言而爭思掛冠乎一老不愁人之云亡誰
與皇上代此天下者子輿氏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是
謂之真孤立豈以去一忠賢而遂成皇上之孤立耶且皇
上抑謂忠賢從此不去尙足爲用而不足爲憂也乎不知
惡狀未露之先忠賢猶爲小忠小信上以結主欲下以愚
衆聽雖醜伏雌之謀未據騎虎之勢尙可潛消默奪別法
芟刪及漣疏一發章滿公車妖形兇態照膽然犀業已天
下共棄之而萬世永傳之矣此而不急加掃滅彼且以僞

小心肆無忌憚魑魅招搖於白日之下鴟梟翱翔於紫禁之中臣竊謂國家之憂宗社之禍不在遼左水西而在腹心左右之近矣抑臣更有說焉古之諫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執政則宰臣閉閣今彈一罪闕而下爭之愈急上持之愈緩陰陽畸勝邪正例置其於納忠遠佞之義何居且明旨又云法祖矣乃左右不許預政有罪勿赦正我朝之家法也况忠賢之罪孽滔天惡聲動地真有十倍於瑾直者二祖列宗之霧必且陰爲殛之而皇上尙可一日或寬也哉臣職司言責義在觸邪故敢不避兇鋒而直

吐其血誠如此伏祈皇上帝奮乾綱明明白白結此一案先逮忠賢禁住私宅取諸臣前後疏欵并忠賢內外交通之人傳繼放等嚴勅法司會同多官逐一勘審回奏正之典刑勵風雷而新日月一斷便了夫何難哉將見孽種既除大患立解宮府肅清天人協應安內攘外端在此一舉矣臣無任激切悚息籲天待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請清宮禁疏

明工科
給諫

熊奮渭 邑人

頃者東徹太監魏忠賢之被忝也列欵多端其有隱奸秘慝貽九廟神靈之恫爲皇上所未及知而憲臣楊漣首摘

之此讜論也有窮兇慘惡犯一王無將之戒爲中外久已
扼腕而諸臣繼發之此公論也竊意皇上瞻念宗社深惟
儉壬立行其言而明正其罪令宮府翻然覩廓清之象卽
不然而姑與懲艾曲開一面早收厥衛之柄用允投閒之
請僥倖於明王之不卽戮豈不至公至仁賞罰大典自天
子出會無何於忠賢之辨則原其小心能任事矣近習小
心成於敬謹豈謂擅黜陟擅生殺擅命令之足當勤勞也
於憲臣之疏則稱其沽直非忠愛矣夫人臣指佞自其風
紀若以言人所不敢言者爲沽直必至當言而相戒不言

者之爲忠愛也於諸臣之疏則稱其逞臆瀆擾罰者罰姑
不究者不究一概切責矣夫言官指及乘輿天子改容豈
以通國切齒之中涓合詞糾之不得令其人人聳息宸嚴
無由一希折檻盛美不亦長權宦之焰而短忠良之氣耶
臣又有以諒皇上之心矣母亦曰此一忠賢也皇上毓養
東宮之日朝夕與共迄正位龍飛之後逢迎爲勤一旦何
忍做屣其簪履故小不忍耳不知從來大奸大逆未有不
假小忠小信以取容者浸假而心粗膽大惟其所欲爲而
不肖之心起浸假而手滑顧後欲永保其欲爲而不懼不

克終其所爲而無忌之謀逞矣曷不思之也蓋國家獨有此機權耳權之在握如太阿之不向邇而倒持之則弛機之待發如風霆之不可掩襲而濡操之則墮倘猶其見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狐疑之極養成虎噬兔營之深轉肆鴟張見禍稔蕭牆患生帷幄天下事尙忍言哉惟皇上赫然乾斷大賜處分社稷終賴之矣

天啓四年六月十四日

序 凡十一首

日抄壽書序

諱謙

明大文震孟 長洲學士

明周洪崖先生有日抄壽書首天元原壽所從來也次地

元原壽之質也次人元原壽所繇葆也蓋三才之道備焉而終以攝生要義明壽非天降也非地設也人自爲領受而已矣蓋康節先生有云莫道書生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而論者以謂惟能康濟一身而後能經綸天下周先生以豪華韻士談詩書習騎射呼盧握槊酣歌痛飲其材氣固已籠蓋一時而英雄收斂頓成道民悟盈虛之數識消息之宜葺成此書以自壽且以壽天下也於乎偉哉蓋聞秦越人能測病於未病之先而無能救病於已病之後故可以活旣死之號太子終不能生可生之齊桓侯知幾

其神醫國亦猶是矣使識微之君子蚤從事乎不以刻削傷元氣不以疲痿養蒙氣不以嗜欲汨夜氣不以陰邪戕正氣則天元地元保合於人元而舉世熙熙於春臺化日之中矣先生有子爲時名臣秉正以銷邪抑陰以扶陽固已章章著鑿國之效焉先生所以壽天下者又寧在呼吸吐納間耶

送商令衛貞元序

國朝少保 宋 肇 商邱人

汾陽衛公尹商城之六年政大洽商城去宋郡九百里余以病告老於家閒扶杖見賓客輒耳熟公之治狀若在几

席也愧余老而去國不及以賢令尹颺言於廷俾天子知之又輒私念曰人之好賢誰不如我公賢者也行且有以自異無以余爲矣已而當事果廉公政聲禮而聘之分校士於鄉得士七人屬主司亦倚重公以公所取士爲第一人而郡有徐生者當世所推許以爲力學者也與焉余老且病絕交遊文藝之事不悉知七人所業何若以徐生律之七人將非其倫乎哉公之得士信不誣也一日徐生乘馬戒裝過余曰將適商城見衛夫子余私念賢令尹未嘗朝夕忘顧告老不得薦之於朝則願從徐生致一言焉夫

今所恃以治天下者人才所以取天下之人才者文章所以衡天下之文章者主司也主司得其人則天下賢智之士接踵而升惟天子使故任國家之重者宰相而下惟主司爲然苟無其素具而不能識拔之或有其識矣而不求之以誠尙有聞天下士之名而疑覲其面而會不相識者而况分校之役格格於層次幽暗之中僅望氣乎丹黃者耶徐生曰衛夫子之好士蓋天性也尹商城數數延見諸生攻課而勸勉之有貧不能赴試者給之郵馬又計其道里飲食費其在闈日有一言之善必表出之不肯以去取

狗人見有能文章而不遇者無論出其門與否輒爲嗟惜
累日徐生之言如此然則公之得士也豈偶然哉惜乎公
猶未得爲主司而魁傑倜儻之士一一盡羅而收之以張
吾中原也雖然特患無其識而不求之以誠耳儻有其識
而復求之以誠則取一士拔其尤而天下之望以歸又安
知異日公不且爲天子之相以造就拔擢天下之材使得
如徐生之盡出其門也余尙日跋公之開東閣而賦菁莪
以誌之

隱憂序

國朝貞

婦 汪祐延 邑人

延世胄女幼學搵觚苦心篤志謬攻奪纛者業生之不辰
際棖棟於崩折居纍卵行朝露挪掄久矣寧復郡耶文英
之泣別也奚傷憂痒鼠穴有可悽唳者始自崇禎己卯延
春十有七也流醜猖狂邑師敗績哀哀我父母從義而終
廷一劍自懷匿於榻之邃幸免難寇退始出時神昏目眩
行不知所之得老嫗余氏導而絕跡避危至一宅爲士學
宮適土寇洶洶若湯斯沸爰就燼餘小室同一婢婦盛氏
共匿之詢其主翁主母伊泣訴之而哀亟稱長公傳生三
麟者髮亦未髻儀聰而俊德厚而溫閱三朝夕父子獲無

恙歸果如盛稱與居十有二日無一耳目相及又母難未
逢愁泣之容盛於色重其孝且仁因諾媒氏而婚姻焉合
卺後易衣而出並日而食卽若爲我憐延以灞陵織紉事
慰之又葦門圭窻蓬戶甕牖卽若爲我憂延以吳江刺頸
女誓之卽嘆服嘗稱嫂李氏遇寇弗辱罵而刃死又姑姊
裴氏坐井待危寇至投入均面善不置知卽具教我矣旬
之七日有報寇復南折夫婦夜逃艱於步扶掖而行歷溪
履泥會雨下如注依小谷避之迨東方旣白歸恐洩我跡
扳藤絕崖陟松竹之茂密處有老君堂而頽其上闕斷碣

題爲金臺山時幼夫幼婦危坐窮巖弱柔其質金玉其躬
雖驚憂百出喜雁序鴛行耳因以石畫節封姑射竹義擁
蘭臺松於門之左右候夜始歸卽卽感寒困卧竟日稍愈
跟尋母難朝去暮入直而若倨恐不侔於難嘗諫之謂老
子之微明柔弱勝剛強且江海之能爲百谷宗者以其善
下也更錦美可製憂苦深心口口相傳凡敬以相接恩以
相待所謂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者無少憾僅六十四日每
計歸里以翁理州務羈之方胥以寧忽從翁征固陵相與
牽衣而泣若已不克見者去之又日二舅無良包藏禍心

假寧我焉亦知嬰兒之咋虎狼至則靡耳否則禍必先我夫與其禍夫而後死孰若就死以遠夫禍遂訂盛氏決之三日生號泣而去及抵妣氏少不爲禮延初喜意以窮途遇我者明日忽筵設中堂畫屏圍褥驕有富貴延羞之又竒我容而惜我遇延百斤之俄而莫喪羊舌云有十二歲妖狸欲奪我也嗚呼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先以時之不易與我傅卽倚介而親非求而合共艱危同患難許以玉碎誓弗瓦全污言一耳六根難昧矣時太阿怒出矢必刃其寸碎其屍以謝我夫不濟則以死繼之妣氏知

不可強旋忌我危送子之江右抑知禍我夫婦者鬼神實
不逞赫赫烏流豈容東渡妄憶妖狎沙泥其肉矣既越厥
命以自取戾覆宗絕祀不亦宜乎妣氏聞報不懲其心乃
執我讎率跣跣烏獸戈戟而來然憂雖未平其結少解丁
其時不惜剖心寧辭碎首爲一劍自奮羣妖立散而謀復
沮繼而舅氏妣氏淪胥以亡所謂積惡在躬猶火之銷膏
也長妣洪氏撫我而居之洪妣幼嫠亦重詩書尊節義者
但少邪佛氏嘗憐我而信陽文憫我而疑謝韞延自知非
幸既生不爲喜卽死亦何憾區區髮膚又何愛哉猶俟結

髮人見郎面耳雖髻也緯恤苦申詞涓人爲飲淚啣涕龔
洪矜於金臺之絕頂處重修老君堂創建救苦大士文昌
帝君二閣兩廊舍四圍墻脩舉焉又剃度幼女四人俱靜
正端恪者延每欲往矜屢止之庚戌初夏矜病甚至念八
日值郎辰延夜泣至子有女魅數輩形狀獍惡衛一麗姬
前嬉而曰阿妹識我耶汝直烈少過性真塵緣七九爲期
七七爲劫日之至矣何泣爲延素不善魅叱之而去踰再
夕洪矜病殞延無所王金臺去決甫抵其麓羣從驚喁時
靜女侍我右張而曰前有虎矣果其咆哮非常也竊謂虎

之所賸者野獠犬獬媚狐耳延事翁非順饗我肉無當於
夫飲我血三十年來夔屈少伸五內悵惘餐爾一飯耳虎
再顧而西遂獲陟其巔焉甫二日三舅屢書復我辭之不
獲因俚言謝絕飛英莫啖天台賦班妤何嗟紈扇句白骨
寧埋漠漠沙丹心已向遲遲路長空端妹悲岐離岸畔姚
姬泣哀慕三日故人瑤草期藥宮也極歸綿督自是舅不
復復而山居始定憶昔夫婦初婚育恐育鞠乃不活不信
三旬餘矣悔岐期三日耳然夫之孚我者必其死所以弗
我跡我之弗死者果其報所以無夫愧不得已而棲跡隱

深寓形幽絕已知生不逢夫矣悲夫六十日夫妻塵緣斯世二十年涕泣哀慕今生所可慰者戴天罔二洵不愧涉史畧經女流履險弗危亦何負生離活別卽君乎筆之於石語我夫婦也更以語萬萬世之爲夫婦者辛亥二月上巳日金臺汪氏小字祐延書

右貞婦傳汪氏祐延隱憂序一篇氏爲前明商城縣指揮汪公隆女汪公闔家殉寇難氏時年十七歸商城縣訓導武安傳良弼長子三麟亂離中夫婦唱隨僅六十西日耳歷艱難禦強暴瑩瑩一劍支持三十餘年卒之

戴天罔二履險弗危論者謂其才其學有足多者余以非有確乎不拔之搢貞固之守未易不播於造次顛沛中也是序得之前學使盧南石先生從武安志本錄寄

與商城熊氏刻本互異如祐延之爲祐延吉麟之爲三麟一遵武安志原本更正其間有無可考訂者仍之邑舊有祠在金剛臺久湮榛莽歲壬戌余捐廉修城中節孝祠因祠傍隙地建宇而祀之百餘年貞魂毅魄兩地未能一邀 曠典俾獲與邑中諸節孝世歆享祀以

發幽潛以式風化守土者之責也至論其文之兀莽其

幽憂煩冤怨而不怒有合乎古風人之旨是止以文傳
氏也吾無取焉故於其祠之成也泐其文併附識云時
嘉慶七年嘉平月知縣武開吉撰

送二尹龔剡溪令成都序

國朝貢

生 王 畧 邑人

古今止恃此數賢聖生天地間烈烈轟轟香留萬古
有人以地傳者有地以人傳者簡編所載較著彰明
卽如蠶叢開道以來偏安一隅盜各字者不可勝紀
惟漢昭烈皇帝三顧諸葛武侯於草廬君臣有魚水
之好以致關張奮熊虎之威間關入蜀鼎足三分此

地以人爲貴者矣吾邑二尹龔公蒞任之十有二載
擢爲成都縣尹廖子遂谷餞以杯酒盤餐畧得在陪
從之列不禁忘其卑且賤竊取貧以言贈之義特舉
觴進曰宰一邑而褒忠獎賢實爲治設施之急務如
公卓識偉器讀三國遺書尙流連慨慕想見其爲人
豈以身親炙其地徒羨夫山高水長乎拜先王孔明
與關張之遺像則殿宇之修復宜新也吊陵墓則監
守之人民宜置也以聖賢豪傑自期未有不敬其爲
聖賢豪傑者也況今

天子仁聖廢政清明蠲免屢加勵精求治公於此時必有
循良之化繼卓魯龔黃著績焉且吾商重大之事莫
如田賦歷經衛談許諸公奉文區畫公於其間裁酌
經營不遺餘力商之地畝弓口永爲畫一此則公之
大有造於商也至將去商時汲汲告同人曰川中當
加賦之日惟恐重則貽害其留心民瘼於成都也與
留心民瘼於商無以異噫公行矣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旨哉武侯言之矣三年報最可以屈指計焉
邑亦何幸得公以爲一方福星耶畧拙不能文然感

公之德義不可忘於其行而序送之聊志佩服之意

爾

紀汪貞婦隱憂始末序

國朝舉人夏兆豐

會稽人

貞婦姓汪氏河南商城人父隆世襲指揮使延性聰慧有容德通文藝崇禎己卯年十七值寇難隆挺戈巷戰力竭夫婦俱殉延懷劒匿地穴中以免寇退出走遇老嫗導至學舍得破屋以栖時學博武安傅良弼舉家竄避遺僕婦盛與延同匿閱日良弼偕其子三麟還署盛以告知延生世家貧無可倚乃屬盛議婚時三麟髮未髻也延丁亂離

靡託又覘三麟爲儒家子諾之旣婚旬有七日忽傳寇復南躡夫妻踉蹌夜逃相與扶掖渡溪陟巘比晨抵金臺山頂松竹叢蔚中有老君堂幼夫幼婦相對危坐延善繪因拾山石畫節封姑射竹義擁蘭臺松於門左右候夜乃歸居無何良弼攝光州篆挈三麟與俱留延及盛守學署夫婦牽衣泣別若終弗克見者甫二日延舅氏偵知假辭以衆逆之實奪配其子延與盛訣約三日不歸必死至則稜稜手劍誓死不辱舅子殤於溺事得終解時寇氛猖甚良弼解綬挈子歸武安商武相去踰千里音耗隔絕延依長

於洪蓋早發佞佛者同居踰三十年先是洪於金臺山頂
老君堂增築庵宇度幼尼數人爲懋修所及洪病殞延徙
居金臺踰年遂卒蓋昔避難時畫松竹地也勁節蒼枝其
早自爲寫照乎延通易理善占卜初結禱後夫在雪夜擁
爐忽火起蕪其履延占之卽泣曰夫妻生離矣越數日夫
果有光州之行自此遂永不復見後復一死後夫當至乃
作隱憂序醜述始末待以刊石初延居金臺屢寄書三麟
俱不至最後石工附一書至及往延死已兩月矣或曰三
麟隨父旋里別娶其久不相訪蓋有所牽制而然延以堅

貞鬱湮之氣發爲詩詠篇帙頗夥俱散軼不可收拾獨隱
憂序一篇得自邑貢生呂純暨文學孟致中所藏其幽憤
激楚吐露紙墨間句竒字險骨力嚴勁而青燈間守瞻念
藁砧曾無一語稍涉怨望夫非深有味乎經籍之旨而能
安於命以厚乎倫者與嗚呼以六十四日兵燹中幼穉之
瑟琴歷三十三年劍戟後羈栖之冰蘖秉性甚於移山望
夫幾於化石若延之所處以視稱未亡人而孀居可守藐
孤可哺者其難易更何如也

從武安
志纂入

河南通省志序

順治十
七年

國朝刑部

熊奮渭 邑人

粵自皇建誕保階符平潤大人首出以寧萬國玉帛
鐘鼓咸稱大備而職方氏乃列諸禮官隸以大司馬
蓋逖稽天下圖籍以觀風俗以審隄塞以矚利弊是
以垂拱攸資洵亓亓巨典哉茲者

聖神龍御六幕葵傾招搖泰澤錢來檄蠹莫不琛賚寶貢
且

謏詢講幄蒐古繩今追三邁五懷英茹華名碩濟濟

闕廷正才人彙征之際也我中丞賈公節鉞蒞我中土
角旄之躔景卿流繞訊民疴隱之餘乃造然加意於

輿考曰豫州閩閩蒼黃帝王都會跨齊秦而躡燕趙
太行王屋澗池大河紫映碧環如畫尹僑荀謝萃止
厥嘔二十八次舍十五國流峙胥於茲舍乃樞紐以
是人文鬱懋焉涉歷於斯域而不披擷其山川人物
土俗民宜之委宛以上諸宗伯用備

宸衷採訪又奚庸泰茲皇華爲爰檄郡邑集厥故乘徵文
式獻存其可削其否刪其繁綴其闕俾汝濱郊鄔之
徽煜爾再覲其爲

熙朝盛治光僉景睇今日周召書成而川鳳翔鸞竒輝

濁漢鮮邦何幸獲邀大君子霜臺篋構楮貴軼良史
涓也稱臣草莽拜展蝌蚪元文齋颺怵舞如向

天顏賡對如與岳牧晤歌怡心豁目雖解組不啻隨鴛卽
云纖蜿固足頌神龍而躬此鴻業告竣能不巴效燕
詞仰附不朽也哉涓又有竊慶者將見

聖天子瀏覽攸暨因是書而卜公瑋抱黃扉一席金鳳遐
宣寧止榮遺我疆行欲福及溥海則公之惠績又何
其有旣

汝寧府志序

熊奮涓

郡縣之有志示不亡也周制行人採謠侯國陳風其時有詩而無史故周禮曰大司徒以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陵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又曰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此雖不言志其示不亡則一也汝南者豫州之名勝地也占天則角亢分其野是星宿之冠軍也測景則中山表其域非土圭之窺豹也襟帶淮流東引吳越南走鄧也枕席汝浪近會鮑溱遠達河也其俗剽輕寡積以天勝也其人重義尙質以誼正也汝南之爲汝南由來舊矣吾聞汝南

古沈蔡地也歷秦漢魏周唐宋元明間或名隨步改俗以
化移故老又豈有在者然而山川土田人物風尚千百年
間如一日則恃有志以示不亡也志之有纂修綜近事補
缺畧也或城郭故而人民非歟或滄田變而農桑岐歟或
保障絲繭晉陽之勢不同歟或壁壘旌旗河朔之軍有異
歟或世輕世重示儉示禮詔後人歟下迨山頽木壞九原
之下須知音豹變鴻飛一字之褒如華袞孰泛柏舟而可
傷孰履曉霜而可勸孰折檻補牘而可嘉孰歸璞藏珠而
無愠飲射讀法有其事災祥紀述有其文纂修之功亦大

矣昔人謂汝南山水環互民物茂實較七郡中爲最優然
兵燹之後瘡痍甫振雖生聚教訓業已有年果其百雉參
天金爲城而湯爲池乎泮宮不爲園圃乎棘門盡爲細柳
乎石田化爲沃土乎黃茅變爲綠苗乎花邨無吠穰穰者
萬家煙火乎此皆國家之大事非僅一方之文獻也修城
邑願以方虎爲已事不減北門鎖鑰也修學校願以聖賢
爲已責不減閉閣退思也修軍政願以天下爲已任不減
十萬甲兵也修災荒願動慈悲心不減繪圖流涕也修稼
役願化光明燭不減泛舟蠲賑也修村落願念流亡屋不

減清問疾苦也此則善於修志者之事也渭因是有所感
矣汝南人文之區也問今有登車纜轡澄清天下之仲舉
乎問今有汪汪千頃深廣難測之叔度乎問今有風德雅
重深達治亂之伯仁乎問今有已見大意之漆雕月旦人
倫之許邵乎謝東山曰聖賢去人其間亦邇誠不至河漢
此語愛之慕之又從而效法之此又善於讀志者之事也
此渭之所深望於吾汝南也太守金公一代名世也薊北
空羣南獨步其爲治也方王龔宗資諸賢猶有餘芳焉
茲以志成訪序於遺老然渭沐公之德逍遙綠野則又何

知何識哉特不敢重違公意直抒其意而序之以告來者

善箴錄序

國朝邑

訓導牛龍文

予司鐸商庠者也孔子之道恒懼不明於世故六經四子之書學者日誦習尙不能佩服一二言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奚暇他書剗劂爲况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仲舒言之聖學無所爲而爲張敬夫又言之矣苟徒以其吉凶禍福之說欲警聾聵而使之悟不幾舛乎曰非舛也正羽翼六經四子之書愚夫婦知所震驚而奮勵也然不實指以事則人不知懼爲惡而勉爲善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子與氏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明明示人以遷善改過之門趨避吉凶之道也吾竊怪夫世之稱爲道學先生者株守成見於一切果報俱遠而斥之竟忘其爲下根人說法耳且夫有感必應譬如射者之鵠然射非鵠則不能期其中善非福則爲之必不力動人以翻然勃然之心而鼓舞以更新之路者勸戒之要旨也倘泥董張二子之言不明夫正誼不謀利而未嘗無利明道不計功而未嘗無功聖學無所爲而未嘗無爲是仁者純乎天理之公而不雜以人欲之私先其難而後

自獲非不獲也又何疑於果報歟惟是世之刊行感應篇及關夫子垂訓諸編者祇曰廣布之我可有功矣卽讀感應篇及關夫子垂訓諸編者祇曰神道如是其設教也獨不思善由心造福非倖求據紙上之陳言昧感召之實理此則予之所爲深痛而深惜也彙集而梓以傳庶幾人已交勉云若夫家給人足比戶可封務敦其孝弟忠信之修相尙以禮義仁讓之俗聖人之道大行於天下三代禮樂教化之盛治復見於今日則諸編不過爲聖經賢傳之寓言已耳亦奚必予之沾沾剖劖爲

功過格自叙

舉人綬 邑人
寧縣令 熊奕久

丁巳夏病榻寓許東偏賀氏鄉庄庄多古樹日午與吳子
柱國徙倚樹下聽鳥音見牧牛兒攀枝捕雛鵲論之不止
吳子固奉太上感應篇袁先生功過格者時以果報懼之
因語余曰是勸善之書也今日布滿天下喻者絕少高者
厭聽因果之說卑者視爲邀福之資甚至奉行不善羣斥
爲勸惡之書矣冤哉古人是猶末世作姦犯科者多而歸
過於先王制律明刑之生事也奚可哉要當分晰其本末
俾曉然於功過一書不止戒殺放生齋僧施舍而聖賢至

德要道卽在其中是夜篝火第爲八格孝弟爲生人之大本忠信爲植人之大經禮義爲治人之大法廉恥爲立人之大節誠能於此八者以孝弟立其體以廉恥勵其功主以忠信範以禮義以實心行實事無始信而終疑無始勤而終怠今日爲一善明日復爲之又明日又復爲之精進不已將見積小成鉅積微成著始之一言一行一人一物愚夫愚婦共知共能者推之卽誠意正心修身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爲聖爲賢寧踰此哉吳子曰以是質諸同志當必有印可者因以傳

與善錄序

廣東惠州府丞周作淵邑人

惟天生民厥有恒性性皆善無不善也粵稽堯舜之道心
人心卽善不善之分途而嚴持於危微之界孔孟之戒懼
操舍卽善不善之防檢而劼毖於幾希之存歷聖薪傳祇
欲葆人性之固有初未言及禍福也洎世風日澆汨沒已
私概語以善宜爲惡宜祛聞者咸以爲迂談腐論倦聽思
卧終不克發其猛省若警以爲善必獲厚福作惡必罹橫
禍且舉其人其事以實之未有不悚然警惕瞿然汗下者
或由斯回頭或漸就悔悟日遷善而恥淪於不善此太上

感應篇帝君陰騭文暨諸先正格言之所以作也然斯豈
神道設教僅爲蚩氓說法哉尙書之作善降祥大易之積
善餘慶葩經之鑒觀有赫先聖後聖今古同揆所謂聖賢
佛與人爲善殊塗同歸焉淵自束髮聆庭訓時卽遵讀

陰騭文感應篇心知敬畏而未識感應之果否不爽迨後
閱世事之興衰覘禍福之變易且浪遊淮北燕趙江左海
南上下垂三十年矣見有權勢赫奕咳唾成珠玉者未幾
而權勢瓦解矣見有富厚崇高炙手可立熱者未幾而富
厚冰消矣又有循分謹守不作願外之思而當身無風波

之險其子若孫竟有昌且熾因默念夫吉凶消長感應陰陽之理毫髮不我欺也前在江左時曾覩敬信錄制憲尹藩憲劉均爲序文因奉行刷印者衆板至六刻淵亦敬印百部寄送親族後離江左每以無板不能多印爲恨歲壬子由粵東歸里從事葯鑄病餘間與王子次起相往還甲寅冬王子謂余曰本邑楊子蘭峰好善士也其賢嗣序東仰承父志手輯與善錄成書盍序之余喟然曰善人與己共者也取善以爲善而人能觀感以成善是卽與人爲善之美商邑僻處山隅安得善與人同之人楊子喬梓先得

我心矣披閱其書前後四卷仍以陰騭文感應篇爲宗旨
并採諸先正格言彙成一集雖與敬信錄稍有增損而大
同小異無非勗人遷善俾弗致終淪於不善倘漸推漸廣
由一鄉而一國而天下悉化爲善其善量寧有紀極哉不
惟與仙佛與善之意殊塗同歸卽堯舜之心法孔孟之擇
執欲人葆其固有之善又豈有歧耶爰不辭謏陋而樂爲
之序

杜詩約選五律串解序

周作淵

詩家元氣沕穆如化工之隨物付形者厥惟少陵不獨有

唐一代莫與比肩卽三百篇後亦堪稱嗣響故子瞻蘇氏曰龍門之文魯公之書子美之詩皆集大成者也又曰學杜不成不失爲工此讀詩者不可不以杜爲宗主也顧杜詩號千家註箋釋之閒頗有異同近世仇王胡黃諸先生各抒己見胥克發前人所未發而意義周至者無如仇氏詳註昔顏籀註漢書號爲功臣詳註其卽少陵之功臣矣乎余少服師訓於韻語多所扞格洎長從伯兄讀杜雖畧識其氣味之深厚窵莫喻夫脉絡之貫通越數年與友人論詩授以詳註反覆潛玩漸有悟機未敢謂渙然冰釋覺

向之結轆莫喻者亦稍稍曾有引伸矣欣逢 國朝詩學

昌明己卯庚辰閒較士增以五律習舉于業者固爭自濯

磨而塾師引進初學每以試帖爲秘鑰夫試帖非不典麗

工雅乃誦法者或致襲貌而骨格弗存求工而脉理紊亂

是欲厚其根柢端其趨向終莫善於杜律也歲甲申長夏

余手錄杜律五言百三十三首仍登諸前輩之箋釋用自

揣摩兼爲家課計而初學輩於通章之融貫處究弗能燎

若指掌不揣固陋默會詳註叅以衆說妄就每章之起訖

著爲串解俾後生易就省釋而卒不敢自信其所解之悉

當辛卯冬余司鐸鳴鹿諸生中閱是稿者輒分攜抄錄適
陽城張君樹佳主書院講席與余詩酒過從索閱是稿以
爲有神後學當授諸梓余未克如其命己亥遷任建平梓
里戚族來署者咸謂是稿誠益館課丁未歲延毘陵許省
齋孝廉在署教讀見斯解稱善不置欣然爲序囑付棗梨
均符張君言爰藉公暇重加更正務除穿鑿惟冀不失詳
註之本旨庶不背少陵元氣沕穆之精義也若以斯解爲
斯詩之真諦則余何敢

傳
九九首

贈廸功卽明恒周公傳

明陝西
總督 孫傅庭
代州人

明恒公姓周氏諱汝奭河南商城世族爲禮部儒官詔公四子與延綏巡撫右卿均忠義公孫也余撫陝時於右卿屬同寅友交最契素欽其祖烈時明恒公公令嗣考祥隨任延綏嫻韜畧建邊勲余嘗與邂逅見其英特竒偉深器重之茲余奉命再適秦復與考祥萃於行營值公餘考祥出乃文明恒公行狀暨詩集見示並丐余立傳反覆觀覽如親其爲人謹按狀公天性純篤善體親志終年侍膝下不

暫離迨風木悲歌猶依坵墓築廬焉伯仲之間忻忻怡怡

孝友無間人言髫年列名膠庠以親老無志進取因肆志於古寢饋百家落筆雄健爲時所推許工詩賦富著作余讀公所著餐霞樓全集服其冲雅淡遠嗣音陶謝顧公生平磊落好義品詣超羣不僅以詩文見長也蓋公之賦性也孝友持身也嚴凝接物也和粹豪俠而不流於蕩孤高而不戾於俗雖以增廣生員終老各位弗彰而行芳志潔品重學隆不洵堪爲後來矜式哉庸俗之子固莫窺其底蘊其於自鳴氣節慷慨以就功名而庭幃恩誼終悲澹漠者又所謂飛鼉甘烟走貌美鐵所居隔越嗜好不同矣余

故樂從考祥之請撥冗而爲之傳

無念禪師小傳

明

鄒元標

吉水人

昔韓公上佛骨表尉潮陽與大顛往來留衣別士縉疑之
予謂此公聰明蓋世能轉法華必不爲一疏便了生平其
言顛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是非窒礙夫曰
以理自勝猶未深悉其義也公亦達矣歐陽蘇子才高八
斗好與諸僧往還歐公曰時於其人察其氣魄有爲世用
者而蘇子則時遇可人箭鋒相射蘇公亦有逼人處諸先
生皆一代鴻碩好與方外人遊者何哉蓋身處火宅入林

樾覩蕭蕭數竹頓今心地清涼亦以夙因故予束髮每到
蕭寺五臟若冰不可言說鄉里中所與二三僧惟稚魯操
作田畝無敗行然亦足敬也浪游南北所接僧非無赫然
爲世頂禮者大都落風流講解窠臼儼然如天竺古先生
者實難其人庚寅以吏部郎謫南比部時大司成新建鄧
文潔公爲祭酒忽有無念禪師過公以賢關不便款洽禮
而之予衙齋予亦館之別室旬日茶飯外無他語文潔過
詰日作何究竟予曰無語文潔曰此透體漢無錯過予曰
無忙再別去又數年念公過而訪我古樹下坐對蒲團相

視而笑予賦詩數首別念公又別去數十年不知念公入我深也者念公名深有楚麻城人早年父母謝世家長者習其有竒因縱之披剃一日有名宿謂曰生死事大須是參得明始不負一生出世念公啟曰何之示而之伏牛之伏牛不契又之七尖峰之東臺之五臺之燕薊之了杵山之廬山操苦行者各十餘年凡五嶽各山無不跋涉其所參承各師曰大休曰秋月曰無窮曰古清曰遍融無不頂禮其所承指示也曰黃瓜茄子曰提話頭曰還飯錢有言靈承如天帝話未明也如負鬚不肯下誓死而已志堅功

苦蓋垂數十年諸知見若片雪紅爐卽証諸名宿各宿首肯始下山次與卓吾李長者友長者以不善藏爲世忌公終身左右之有告之曰大貴人方怒熾日斫首穴胸何妨

予因是而知念公之定也諸縉紳聞而爭倒屣直浙豫章七閩焦大史陶祭酒黃庶子王方伯袁考功皆降心相聚念公時有啟發如大雨普布隨根生活諸士縉欲徙舍念公未數日卽飄然去野鶴冥鴻不可繫矣世有自稱妙悟以爲必依宰官大臣而闡揚佛法者予竊謂清虛若空佛之大旨不從一草一木降心而從萬紫千紅處逐世佛之

道有是乎嗟呼狂慧風熾毒流矜珮念公獨藏鋒遜世此所以貌古風高獨步一世也浩浩空門龍象有幾予奈何不思作念公小傳念公懿行最夥以俟逸史夫使韓歐蘇諸君子及文潔公起必以元標爲知言

明將仕郎安鄉縣少尹累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通奉大夫延綏巡撫古石周公傳

國朝閣

龔學海

竟陵人

古石公姓周氏諱澤其先婺源人始祖貞四以元弟子員

遷商五傳至贈太常巡撫公燦古石其季子也幼穎異賦

性慷慨見義必爲事父母溫清無間人以黃香比之兄洋能讀書寡應酬以迂疎得罪鄉里土豪某尤恚之值乞者死於道乘夜移之宅後瘞雪中洋不知也凍融屍出里中誣周洋殺人鳴之官拘而就道公年甫十二策馬囊金尾之薄暮止旅舍沽酒飲役盡醉中夜公乃私脫兄昇以騎費勸之逃願以身代洋泣曰余爲長兄身任家事何忍以飛禍移弟公毅然曰弟少一死不足惜兄身承大宗尙乏嗣續倘罹不測何以慰父母於地下乎請速行役醒無及矣當公之沽酒飲役也役以公幼坦然不疑及黎明酒

醒起視遍覓洋不得乃繫公謁當事公一意願代兄死亦不置辯竟坐抵償律繫獄待法者十有二年直指公某會臨汝郡按狀疑其誣乃鞠得其情慨然曰天下有讓國兄弟寧有讓死兄弟乎急釋之賜花幣鼓樂以示獎勵一時傳聞遍郡城焉公既釋旅囊匱乏無以自存欲謀歸又勢孤恐復墮豪術適有牛賈與公邂逅感其義卽助以資斧乃援例遊太學授楚安鄉少尹尋署篆嘉魚政績藉藉有聲越數年致休回籍訪兄洋所在得之六安州相對嗚咽急欲迎歸洋已置業生子不復歸矣公善讀書兼精堪輿

家言予告後黃冠草履遍遊山麓卜地於牛食畝及花尖之陽曰此地發祥最長吾夫婦歿後可分瘞之後世當有顯者果再傳而其孫二咸柱瀛兩公後先成進士一由縣令累官中丞一由司李歷任冬官而公得贈巡撫太常寺卿崇祀忠義祠五子詔明禮部儒官謙廩員贈方伯讓太學生贈巡撫誦訥太學生謙有文行富著作龔學海曰嗚呼公真骭髀烈丈夫也哉古之挺身壯往成仁赴義而不顧者多矣或以施之君施之父其他不聞也公以代死施之兄其於君父幾何矣何怪百餘年後令人感泣不能自

已耶抑聞公夫人吳氏當公繫獄時方待字母家卽爲公持籌經理舊業及筮仕迎而就署年三十五賢哉厥匹宜其後嗣之克昌也予所聞皆得之同年周君愚溪爲公七世孫今以廬陵令量移寧州牧政聲亦無愧厥祖云

明功貢授贊畫遊擊元吉周公傳

國朝侍

陳

棐

光州人

公諱履字考祥號元吉姓周氏世居商南之牛食畝先世自新安徙此六傳至其曾大父澤年十二代兄

繫獄脫兄於難後爲明將仕卽安鄉少尹累贈太常

寺卿延綏巡撫崇祀忠義祠生子五長詔明禮部儒
官生子六四曰汝爽邑增廣生是爲公父公生而倜
儻狀貌魁傑目如曙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名噪里
庠明末流寇蜂起公學劍讀韜鈴家言叔父中丞公
汝弼開府延綏公結髮從時邊防廢弛寇盜充斥公
代爲經理修堡衛謹封堠或堅據險隘或突出勦除
無不深中機宜中丞公大竒之以軍功擬題守備辭
不就旋聞寇犯中原風鶴之警將及家園遂冒危難
兼程以歸賊果寇掠村墟尋逼公宅聲言欲生獲公

從卽禍可免否則合族俱赤同居兄弟叔姪輩皆倉
皇失措公謂之曰彼餓殍烏合惟貪饕是資豈真欲
得我且豈不知我不屈詐言相脅耳意固在金帛也
且我七尺軀上旣不能爲朝廷樹廓清之功次又不
能免二人於難是不成丈夫也願勿恐吾自退之乃
從容裹巾束帶揚聲諭賊曰若屬虜搶亦迫於饑寒
而吏不恤若利吾財物何惜此區區然我非可以威
劫也宜且退吾父子捨茲徒手去任取之各飽汝欲
不然則弩藥齊發血戰此片壤汝庸獨利乎公自幼

以膂力雄鄉黨尤善擊刺迅疾如餓鷹掣翅人莫能
防賊固素憚公且火光中遙見公手綽長戟英勇自
倍左右健兒挽強蹶張抽矢齊注弩機上賊遽却稍
稍退里許公遂負父於背掖母於肘妻若子扶攜牢
挽尾其後盡族以行不數里七騎當路公彈長戟錚
錚鳴奮怒大呼如霹靂賊大駭人馬辟易數十武時
夜過半重霧四塞賊迷失道竄荆棘中不敢追比黎
明達山谷深洞不失一人積木石憑高以守越七日
始免厥後獻賊屠城城中居民焚毀略盡頽垣滿目

瓦礫塞塗百里無雞犬聲東南山谷袤延賊猶盤踞
時出抄虜邑令某議招紳士鄉勇共戮力守城公遂
移家邑內時總鎮黃公駐劄固陵奉旨勦賊公畫策
條具以聞黃素熟公名至是竒其言東南一帶悉以
委公麻羅英霍爲賊出入漢川荆襄門戶公先頓兵
設險以防逃遁自率精銳潛入英霍諸邃谷中伺賊
出掠時分竒兵火其巢穴刃其黨餘賊衆驚惶蟻聚
公建旗鼓噪連戰十餘陣預飭關防兵出驍騎夾攻
之跳刀走戟之倫殄滅幾無遺類捷闕示衆民間臥

始貼席是役也公深謀熟計形勢之條具者如聚米
畫沙故所向有功實深重之謂與岳武穆八日之捷
足相方云於是首錄公勲題准功實授贊畫遊擊然
公知運邁陽九祚終衰富貴非所願也任兩月卽解
綬假歸不復仕及我

朝御極復錄前功以通判徵用亦不起惟日與宗族戚里
詩酒往來作太平遺逸晚年孝心彌篤年六十餘每
逢先人忌辰必素服茹蔬哀號成禮遇人急難傾身
解救雖忤權貴無所避以故四方知名士率以不見

周十公爲恨

論曰蛟龍屈盤乘雷雨而變化鷲鳥刷羽振風颺以
翱翔大率皆時爲之也弋陽距商僅百餘里余耳公
名籍甚知爲名家子累世文章報國將略非其所長
思宗朝天下大亂流寇蹂躪中原商邑屠毒尤慘公
奮起田間發謀破賊衝鋒陷陣揃刈梟鯨保於而家
全於而邑績云懋矣是時闕帥武臣擁重兵糜鉅餉
積年累月不能飛一鏃以殲厥寇殘而大功出一儒
生不誠足以間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乎授以贊畫明

之酬庸亦薄矣哉我

興朝定鼎日月重開而餘氛未靖總戎大吏夙稔公功屢
頒徵召以起之兼資文武如公苟出而乘時故當與
從龍英佐比烈矣遽爾弛弓卧矢林下悠游乃知賢
者固不可測曩者之赫赫武功意蓋有在也嗚呼胸
中羽毛鱗甲固未罄厥所藏其視懷竒負異曾不得
及鋒一試而終垂翅蟠泥者又何如也

王說家傳

國朝南宮令洪應嵩邑人

商城廩生王說字長康陝西巡按王俊子也明末獻賊攻

城說率士民嚴守禦殺賊甚衆並擒其愛姬磔之城下賊大怒誓再來必盡殺紳士之守禦者已而復來攻城城陷說罵賊死妻張氏亦痛哭罵賊賊怒刃之將斃而其僕周元福乘間負其子畧至張氏執畧手顧福曰此兒托汝夫婦矣遂匍匐於夫屍之旁死焉元福負畧並攜其子行突遇賊賊曰汝負貴家兒逃耶福曰吾兒也因指福曰又汝兒耶曰此王巡按孫也賊遂刀斷元福子並斫元福而畧竟脫於難元福被創傷甚囑妻敖氏負畧行遷播流離間執僕禮益謹後十餘年福奉畧還商妻已死福亦老矣猶

佐畧力學日狼狽走街頭有勸其少休者福流涕語人曰
吾主死於賊主母臨終以幼主相托吾豈敢自逸也畧後
授宜陽司訓子姓蕃昌皆福之力

書王氏家傳後

國朝 陳 浩

光州商城縣王生世珊從余遊持其縣志道其五世祖說
與祖母張氏不屈賊以死僕周元福負其孤畧以逃卒存
王氏之後縣志之傳也有年矣若以余之所聞於王生則
其家之人相告語者也當張獻忠賊殺河南屠毒者望風
而下而商城士大夫以義勇相高說其首倡也聚鄉衆與

僕從之徒防衛持守強支於旦夕方其擒賊黨而殺其愛
姬豈不慮賊之復來禍更烈哉感其父巡接受國之恩深
而不暇恤其後也說夫婦之死雖戕於賊與死於難者同
惜乎明之季若此死者多矣而史氏多不載也王氏之僕
周元福當其主與其主母之就死倉猝不能語其詳其與
主母言惟撫其幼主而已既而遇賊以已子之衣易衣其
主比賊殺其子而幼主竟逃於難王氏之子孫至今猶以
時祀及之余既悲說夫婦之死且哀其僕於志所載已得
其畧矣叩之世珊復與余詳語之乃爲之編次其文而書

於後

烈婦傳

國朝進士
洪應嵩
邑人

沈氏故貢生楊所條之妻無子以妾王氏子莛爲己子初無二視王僅生之而已撫之鞠之王反有不及也楊公歿茹藥晝菽教子一經子得以能文名者父生之母成之也辛巳寒食夜雷電雪雹賊陷城家中少長皆走且交相囑曰事固不可爲也王母更宜遠之妾母亦勿近之而沈曰是安得以生者遂可免脫死者遂付徒棄耶蓋此時楊公樞尙在堂義不宜付水火於是與妾王謀曰斯烏得於死

之外更尋別法哉言未竟賊已至門門者猶以大木扃而
捶聲震震沈乃與王振巾危筭焚香燃燭相率於夫子柩
前號哭永別一時家中未盡逃者亦感義羅拜塔下而賊
已突前矣賊曰嘻是何物祀竈乎祀奧乎釵筭裙裳耳何
爲此迂濶之舉也沈曰咄彼投死者亦焉知夫大義之不
可廢大節之不可奪也哉踞坐謾罵倍加勇厲而賊初以
癩目之妾王曰彼賊耳何以罵爲先後總只一死何至如
此動吾浩然也賊方欲訊爲何人之門何氏之妻而沈已

諸王初抱赴圍池以死矣厥後屍浮水面其子廷覓

相抱牢不可解遂合瘞於城西以爲塚焉嗚呼求婦人於
生死之際亦難矣求生死於妻妾之間更難矣若是乎從
容以全夫子之節慷慨以從王母之義生不妬焉而且同
死死不妬焉而且相抱嫡庶終無二情生死如出一轍非
有得於河嶽之精英天地之正氣其孰能與於斯哉

廣東惠州府同知潛齋周公傳

廣東布政使司

莊肇魁

公諱作淵字澄懷潛齋其別號也先世爲江南婺源
人元末徙光黃間占籍商城爲河南之商城人昆弟
七人公居五少讀書慷慨有大志嘗曰人能處則不

朽於家仕則不朽於官乃不虛生天地間事親先意承志年十九失怙盡哀盡禮孝聲無間於人言旋遭母氏喪長兄三兄四兄亦相繼歿長兄之子又歿六弟浪跡江湖兼之六世祖澤墓田久爲豪占姪孫極幼罹強橫內憂外侮一時蝟集公以藐躬於哀毀之餘支持捩搯積勞撓疾瀕死者數卒之外患寧內務理奠二親於佳兆訪六弟於維揚姪若孫以養以教胥能自立凡戚黨中老者養之幼者教之貧者周之

死者賻之無力婚嫁者悉代爲籌之先是公之

爲山水冲突時公將赴粵諭子姪築堦防護工基竣
仍爲滂雨所壞公歸復採石裹外岸乃得鞏固計先
後工費不貲皆獨任之不及諸昆季家其立碑建祠
刻譜諸事動出多金以助嘗語諸子曰爲人子者本
孝思以敬宗收族則勞而不怨費而不惜爲人臣者
本忠心以承流宣化則廉而不貪勤而不懈出處一
義也公績學處顛苦危難中不廢弱冠補博士弟子
員旋食餼屢列高等庚寅赴都肄業太學輒前茅秋
闈卷已呈堂主司劉相國批有額溢見遺殊爲可惜

語以廩貢選鹿邑訓導諸生多來受業邑宰遇疑難
事爲區畫多竒中郡守尤器重之會邪教首犯遠颺
檄公緝捕一出就縛黃水漫溢委公賑救泛舟巨浪
中手援災黎無筭俸滿保送奉

旨以勤職註冊候陞旣乃構建平令下車取邑之能文者
置前列創書院延師督課於城西北建文峰塔捐修
開法寺以爲黌宮後障自是髦譽蒸起高掇經魁後
先獲雋者不一皆公所錄士也治民案無巨細必加
詳察呈詞親爲批閱臨訊仍反覆推求期於平允十

餘年民無越訖而案亦無留牘建邑本魚米鄉浙商
歲挾貲來困米數十萬石乙巳大稔公念商困足資
民食懸示嚴禁出境並密差幹役四境截留每石定
直三千商利欲逐逐宛轉籲求公論曰吾以建米救
建民非與若等爲難也商無以應米直愈增商求彌
切終不獲請乃於隣郡各地具呈上憲行文飭查論
令流通商貨公慷慨回文大要言米者民之汗血也
而歲饑則民之性命也不以民之汗血救民之性命
而顧以飽商人之欲壑孰得而孰失乎且貨不通則

商無利米不留則民無食商無利未必至死民無食則立轉溝壑孰急而孰緩乎且商祇數人耳數十人耳民則千百萬人矣利及數十人與利及千百萬人孰多而孰寡乎且歲不歲歲饑商則歲歲至以商數十歲中一歲之利救民數十歲中一歲之荒孰久而孰暫孰厚而孰薄乎上憲感悟商計窮故建民忘凶歲苦時撫軍驗災按旌德見沿河禾苗有秀實者遂怒斥州縣捏報言大江以南概不成災他處不必再

動行動摺入

奏矣是時牧令駢集寧郡皆屏息莫敢出一語辨公奮然
曰萬民之命懸於我等數人此何事也而詎可依阿
唯諾耶卽袖出建邑地圖捧置憲前神氣激越同寮
相顧色變公方指畫口陳諤諤不稍屈大憲亦感動
色遂霽准悉勘驗請帑賑濟江南州縣賴以均邀

恩賚旋署太平令獄有被屈擬辟者讞已成公廉得其寃
再三籲請准覆訊乃獲從輕減以是上憲知公有折
獄才留省委審積案公忝度情理多所平反嗣以麥
秀兩岐囹圄空虛列

薦章擢粵東惠州府同知瀕行士民祖帳開法寺遮道
板轅行數十里猶有泚額追送者引

見時

皇上顧謂左右曰人去得抵任半載以拏獲洋盜多名奉
旨加一級案中有被賊細縛羈禁實未入夥行劫者檄公
會審公爲昭雪多脫諸重辟又委赴高明查拏邪教
星夜改装密緝獲渠魁及從如干人福公相稱以老
成練達強幹精明許爲保薦會公相去事遂寢公舊

有腹疾值粵地潮蒸濕熱攻人兼以饑飽失節勞心

過甚至是乃劇喟然曰臣力竭矣遂以壬子四月引疾歸綜計公生平家食者半勞王事者半窮達一致好學不倦文章根柢六經詩律追摹中盛公餘披吟不輟著有周易輯要杜詩申解嶺南詩草卽川公事略諸書抽簪後從事藥鑿仍潛心典籍日與諸子講習羣書督課舉業易箒猶諄諄教諸子曰汝曹居家則勤學入官則致身其毋忘乃父之訓以丁巳秋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家年六十有八公子七長賡候選知縣次景布政司經廳揀發直隸次鉞甲寅舉於鄉

內閣中書次曦邑諸生餘幼皆嶄然見頭角

論曰吾嘗閱公家乘公六世祖安鄉公澤年十二以身代雪兄寃長仕楚南大著政績崇祀忠義祠會祖功貢公履精韜略從總鎮黃得功屢建殊勲滅流寇保障淮南軍功授贊畫游擊考太學公逾籓學問淹貫博施好義戚族奉爲楷模是皆能不朽於家國者嗚呼公之不朽於家國也其來蓋有自矣

汪貞婦傳

國朝邑

陳謀

令

汪氏字祐延前明河南商城縣指揮汪隆之女也幼讀書

明大義兼精劍術崇禎己卯流寇猖狂厥父母旣皆陣沒
氏年方十七避難學宮常一劍自隨因媒氏言自擇所天
以歸商城學訓武安人傅良弼長子吉麟合卺後寇復南
折夫婦夜逃歷溪板簾避難於金臺山松竹之茂密處寇
退而歸與傅生唱隨六十四日雖極驚憂百出不減田間
相敬如賓也旣而傅生從其父征固陵其舅氏假意歸寧
欲挾之改適而適其子氏大怒出其劍誓不欲俱生遂不
敢強送其子之江右旋及於難其妣氏又不悛於心而氏
是仇率其醜卒揜戈而來氏一劍自奮羣嬰立沮而散舅

及妣嗣淪胥以亡其長妣洪氏者幼嫠而貞逝於禪因相依以居仍襄禪宇於金臺之山悲愁艱貞以終其身甚至魅夜作虎晝逢從容叱退而神色不驚可謂勁節凌冰霜丹心泣鬼神者矣其苦節盤錯備見於隱憂序一篇性情魄力宛如見之氏沒之三日而傅生始來迎因持其序文涕泣而歸其後數十年而武安縣知縣蔣公光祖爲之論商城縣舉人今授國子監監丞熊公啟充爲之編丙戌夏余署篆商邑奉憲檄續修通志採軼事會孫苗二廣文俱

河北人與武安隣因出所謂隱憂序編且爲細道其巔

末云 從邑熊氏本纂入

